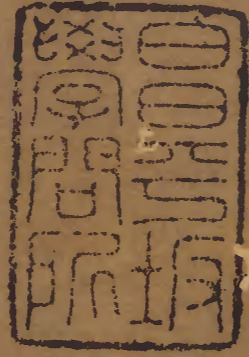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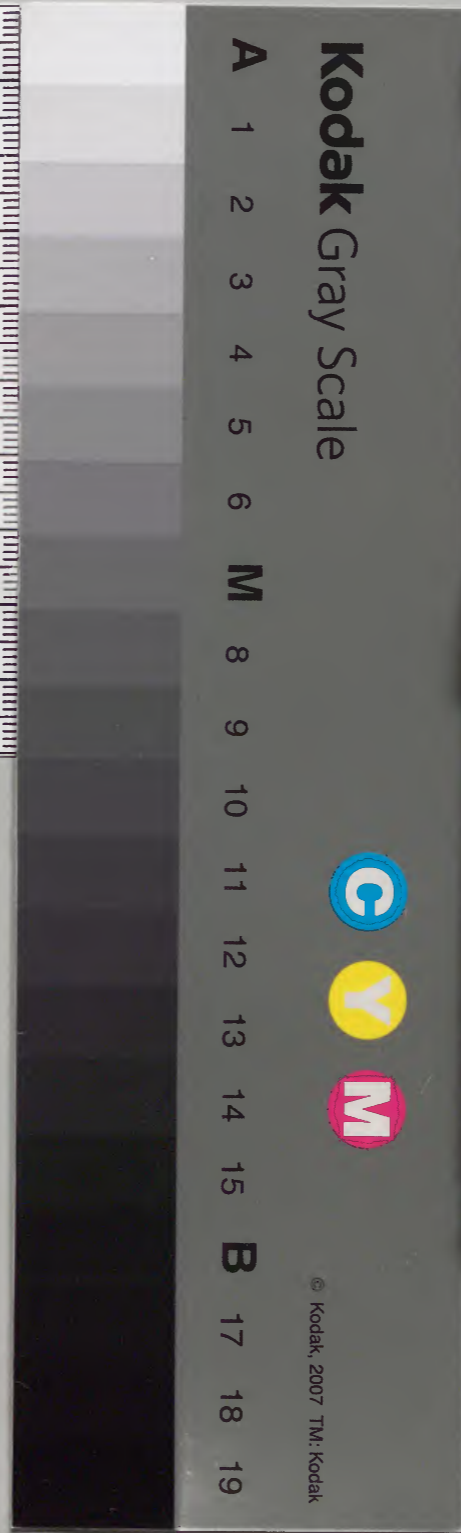
北齊書 傳一之九



内閣文庫			
二 〇 函	二 一 五		漢 書
九 六 架	〇 六 冊		類
(二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50	
冊數	6 (2)		
函號	280	64	

二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第一

北齊書九

隋太子通事舍人

百藥

撰

神武婁后

文襄元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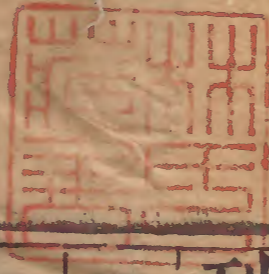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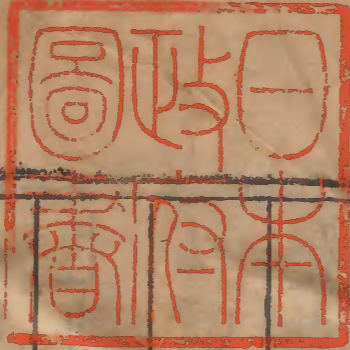
文宣李后

孝昭元后

武成胡后

後主斛律后

胡后



萬曆十六年

北齊列傳一

百藥撰

穆后

神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贈司徒內干之女也少明悟強族多聘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聘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祕策后恒參預及拜渤海王妃聞闈之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妬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

后夜孿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語退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神武聞之嗟歎良久沙苑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悅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獺失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於茹茹欲娶其女而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覺願絕勿顧慈愛諸子不異已出躬自紡績人賜一

袍一袴手縫戎服以帥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爲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文襄嗣位進爲太妃文宣將受魏禪后固執不許帝所以中止天保初尊爲皇太后宮曰宣訓濟南卽位尊爲太皇太后尚書令楊愔等受遺詔輔政踈忌諸王太皇太后密與孝昭及諸大將定策誅之下令廢立孝昭卽位復爲皇太后孝昭帝崩太后又下詔立武成帝大寧二年春太后寢疾衣忽自舉用巫媪言改姓

石氏四月辛丑崩於北宮時年六十二五月甲申合葬義平陵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蠕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竝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后未崩有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帝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撻之帝於昆

季次實九蓋其徵驗也

文襄敬皇后元氏魏孝靜帝之妹也孝武帝時封馮翊公主而歸於文襄容德兼美曲盡和敬初生河間王孝琬時文襄爲世子三日而孝靜帝幸世子第贈錦綵及布帛萬疋世子辭求通受諸貴禮遺於是十屋皆滿次生兩公主文宣受禪尊爲文襄皇后居靜德宮及天保六年文宣漸致昏狂乃移居於高陽之宅而取其府庫曰吾兄昔姦我婦我今須報乃淫於后其高氏

女婦無親踈皆使左右亂交之於前以葛爲繩令魏安德主騎上使人推引之又命胡人苦辱之帝又自呈露以示群下武平中后崩祔葬義平陵

文宣皇后李氏諱祖娥趙郡李希宗女也容德甚美初爲太原公夫人及帝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正言漢婦人不可爲天下母宜更擇美配楊愔固請依漢魏故事不改元妃而德正猶固請廢后而立段昭儀欲以結勲貴之援帝竟不

從而立后焉帝好捶撻嬪御乃至有殺戮者唯
后獨蒙禮敬天保十年改爲可賀敦皇后孝昭
卽位降居昭信宮號昭信皇后武成踐祚逼后
淫亂云若不許我當殺爾兒后懼從之後有娠
太原王紹德至閣不得見愠曰兒豈不知耶姊
姊腹大故不見兒后聞之大慙由是生女不舉
帝橫刀詬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對后前
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搗撻之號天
不已盛以絹囊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乃蘇
輶車載送妙勝尼寺后性愛佛法因此爲尼齊
亡入關隋時得還趙郡

孝昭皇后元氏開府元蠻女也初爲常山王妃
天保末賜姓步六孤孝昭卽位立爲皇后帝崩
梓宮之鄴始渡汾橋武成聞后有奇藥追索之
不得使闈人就車頓辱降居順成宮武成旣殺
樂陵王元被閔隔不得與家相知宮闈內忽有
飛語帝令檢推得后父兄書信元蠻由是坐免
官后以齊亡入周氏宮中隋文帝作相放還山

東

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陽盧道
約女初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宅瓠蘆中有月
既而生后天保初選爲長廣王妃產後三日鴉
鳴於產帳上武成崩尊爲皇太后陸媪及和士
開密謀殺趙郡王叡出婁定遠高文遙爲刺史
和陸諂事太后無所不至初武成時后與諸閹
人褻狎武成寵幸和士開每與后握槊因此與
后姦通自武成崩後數出詣佛寺又與沙門曇

獻通布金錢於獻席下又挂寶裝胡床於獻屋
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乃置百僧於內殿託以
聽講日夜與曇獻寢處以獻爲昭玄統僧徒遙
指太后以弄曇獻乃至謂之爲太上者帝聞太
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少尼悅而召
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法并殺元
山王三郡君皆太后之所昵也帝自晉陽奉太
后還鄴至紫陌卒遇大風舍人魏僧伽明風角
奏言卽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急響弓

上列女傳
六
纏稍馳入南城令鄧長顓幽太后北宮仍有勅
內外諸親一不得與太后相見久之帝復迎太
后太后初聞使者至大驚慮有不測每太后設
食帝亦不敢嘗周使元偉來聘作述行賦敘鄭
莊公剋段而遷姜氏文雖不工當時深以為愧
齊亡入周恣行姦穢隋開皇中殂

後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光之女也初為皇太
子妃後主受禪立為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女
帝欲悅光詐稱生男為之六赦光誅后廢在別

宮後令為尼齊滅嫁為開府元仁妻

後主皇后胡氏隴東王長仁女也胡太后失母
儀之道深以為愧欲求悅後主故飾后於宮中
令帝見之帝果悅立為弘德夫人進左昭儀大
被寵愛斛律后廢陸媪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
不許祖孝徵請立胡昭儀遂登為皇后陸媪既
非勸立又意在穆夫人其後於太后前作色而
言曰何物親姪女作如此語言太后問有何言
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

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喚后出立剃其髮送令還家帝思之每致物以通意後與斛律廢后俱召入內數日而鄴不守後亦改嫁云

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莫知氏族或云后即欽道女子也小字黃花後字舍利欽道婦妬黥輕霄面為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此人宮有幸於後主宮內稱為舍利大監女侍中陸大姬知其寵養以為女薦

為弘德夫人武平元年六月生皇子恆於時後主未有儲嗣陸陰結待以監撫之任不可無主時皇后斛律氏丞相光之女也慮其懷恨先令母養之立為皇太子陸以國姓之重穆陸相對又奏賜姓穆氏胡庶人之廢也陸有助焉故遂立為皇后大赦初有折衝將軍元正烈於鄴城東水中得璽以獻文曰天王后璽蓋石氏所作詔書頒告以為穆后之瑞焉武成時為胡后造真珠裙袴所費不可稱計被火所燒後主既立

穆皇后復為營之屬周武遭太后喪詔侍中薛
 孤康買等為弔使又遣商胡齎錦綵三萬疋與
 弔使同往欲市真珠為皇后造七寶車周人不
 與交易然而竟造焉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
 清觴滿盃酌言黃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
 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杯酌陸息駱提婆詔
 改姓為穆陸大姬皆以皇后故也后既以陸為
 母提婆為家更不採輕霄輕霄後自療面欲求
 見太后陸媪使禁掌之竟不得見

列傳第一

北齊書九

甲寅五月二十四日一見

林學士

列傳第二

北齊書十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高祖十一王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浹

上黨剛肅王渙

襄城景王濟

任城王湝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凝

馮翊王潤

漢陽敬懷王洽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

宣皇帝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清武成皇帝博陵

文簡王濟王民生永安簡平王湜穆氏生平陽

靖翼王淹大爾朱氏生彭城景思王儉華山王

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爾朱氏生任城王

清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馮翊王潤馬

氏生漢陽敬懷王洽

永安簡平王湜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

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產浚疑非已類不甚愛

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時問於博士盧

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

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

荅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請受納大見杖罰拘

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爲務元
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爲文襄
所愛文宣性雌懦每叅文襄有時涕出浚常責
帝左右何因不爲二兄拭鼻由是見銜累遷中
書監兼侍中出爲青州刺史頗好畋獵聰明矜
怒上下畏悅之保定初進爵爲王文宣末年多
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祚已
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
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
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銜八年來朝從幸東
山帝裸程爲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
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
遵彥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遵
彥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
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禍謝
疾不至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
盛以鐵籠與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
溲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

浚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為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嘿然浚等聞之呼長廣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略為諸王所傾服帝恐為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為之痛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用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勅與離絕乾明元年贈太尉無子詔以彭城王浹第二子準嗣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遠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郡公泉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為王歷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為太傅與彭城河間王並給仗身羽林百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寬厚稱河清三年薨於晉陽或云酖終還葬鄴贈黃錢太宰錄尚

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洸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洸書見洸筆迹未工戲洸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洸正色荅曰昔卞羅幼為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動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慙武定六年出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遊往來皆自資糧食洸纖介知人間事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鷄羹洸察知之守令畢集洸對眾曰食鷄羹何不還價直也達卽伏罪合境號為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日告州洸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

滄州日擒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洙乃詐
爲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
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
被偷洙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看
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爲當時第
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爲侍中人吏送別
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
五載人不識吏更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
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此鄉食聊獻疏薄
洙重其意爲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
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爲美選州舊案五
百餘洙未暮悉斷盡別駕羊脩等恐犯權威乃
詣閣諮陳洙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威卿
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威爲言脩等慙悚而退
後加特進加兼司空大尉州牧如故太妃薨解
任尋詔復本官俄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位
除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卿皇建初
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人承大業遷

太師錄尚書**洸**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卽御史中丞**崔昂**從父姊兼右僕射魏收之內妹也依令今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洸**擿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車駕巡幸**洸**常留鄴河清三年二月群盜田于禮等數十人謀劫**洸**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洸**第至內室稱勅牽**洸**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洸**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洸**未被劫前其妃**鄭氏**夢人斬**洸**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洸**見殺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給輜輳車子**竇德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洸**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倣儻不群雖在童幼恒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可爲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槩而不甚耽習元象中封平原郡

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宮中。謹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末。除黃州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常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凌犯郡縣。爲法司所糾。文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橫等。威名甚盛。八年。錄尚書事。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沙門。爲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是黑。對曰。莫過漆。帝以渙第七爲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木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以逃。憑河而度。土人執以送帝。鐵籠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謚曰剛肅。有勅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修飭。詣李李盛列左右。

引文洛立於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
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闈汝是
誰家孰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洒地
澳無嫡子庶長子寶嚴以河清三年襲爵位終
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清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
器望元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
二年春薨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
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

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月贈假
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無子詔以常山王演
第二子亮嗣亮字彥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
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
亮從焉遷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啓夏門
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皆入亮
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內慟哭拜辭然後爲
周軍所執入關依例授儀同分配遠邊卒於龍
州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
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常令湝鎮晉陽總并省
事歷司徒太尉并省錄尚書事天統三年拜太
保并州刺史別封平正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
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
靴詣州言之湝召城外諸媪以靴示之給曰有
乘馬人在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
一媪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
獲之時稱明察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爲冀
州刺史加太宰遷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湝薨
牧大藩雖不潔已然寬恕爲吏人所懷五年青
州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湝部分倉卒之際咸得
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及後
主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於晉陽
使劉子昂修啓於湝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群公
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
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湝啓
竟不達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

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赦詔
潛並沉諸井戰敗潛孝珣俱被擒憲曰任城王
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
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
之歸其妻子將至鄴城潛馬上大哭自投于地
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同死妃盧氏賜斛
斯徵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爲尼薩
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潛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

十年稍遷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宣帝
在左右行杖以撻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
軍長史張曼之嘗要道拜湜湜不禮焉帝問其
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於是擢拜曼之爲
徐州刺史又宣崩兼司徒導引梓宮吹笛云至
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爲樂太后杖湜百餘未
幾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
帶創死也乾明初贈假黃鉞太師司徒錄尚書
事子士義襲爵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
濟嘗從文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
臨以白刃因此驚慌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爲定
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
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錄尚
書事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
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歷位中書
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尉
錄尚書凝諸王中最爲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
王洽女也與倉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
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
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
大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
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聲及長廉慎
方雅習於吏職至擢發隱偽姦吏無所匿其情
開府王邈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

受納賄賂，**潤**按察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造就州宣勅，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爲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橫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迴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尋爲尚書令，領太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領錄尚書、別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爲定州刺史。薨，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五年薨，年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爲後。

此卷與北史同

列傳第二

北齊書十

北齊友傳二

甲寅五月廿六日見

林學士

列傳第三

北齊書十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萬曆十六年刊

卷之十一

二百五十五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
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
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
王紹信

河南康舒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
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爲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
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
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卽位禮遇特隆帝
在晉陽手勅之曰吾飲汾清二盃勸汝於鄴酌
兩杯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
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棊不
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眩之
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
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
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效處處營造武成常使
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
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
王父死非命不可親由是厭及士開皆側目士

開密告其奢僭叡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爾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婁子彥載以出醜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潁川王斌之妃爲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爲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內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爲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伎藝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真文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旣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領洛州兵趣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塗

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
宮人珍寶賜將士帝不能用承光卽位以孝珩
爲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
正旦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在
內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顯自遊豫園勒兵出旣
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
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
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耶孝瑜破宇文邕遂
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
此猜疑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至州
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爲匡復計周齊
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
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稍刺孝珩墜馬
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
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
俯仰有節憲爲之改容親爲洗瘡傳藥禮遇甚
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
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

北齊書卷之三
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
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筭展我心力耳至長
安依例授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
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珽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
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
止其年十月疾甚啓歸葬山東從之尋卒令還
葬鄴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
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
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
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帝使追還周軍
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
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
而出又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
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
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
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鷄
鳴珽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鷄鳴孝琬將

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于
第內夜有神光照室玄都法順請以奏聞不從
帝聞使搜之得鎮庫稍幡數百帝聞之以爲反
狀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盡作
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
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阿叔
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
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爲
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
山帝崩後乃改葬于正禮嗣幼聰穎能誦左氏
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
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
敗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
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
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爲蘭
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州頗受財
貨後爲太尉與段韶討栢谷又攻定陽韶病長

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旣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荅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之術相願曰王前旣有勲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幸於天而遭鳩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可見遂飲藥薨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爲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賊免官及討定州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

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十深二十以安
之嘗入朝而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
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為買妾二十人唯
受其一有千金賁券臨死日盡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
也延宗幼為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
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
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
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為定州刺

史於樓上大便秘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蒸脂糝
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
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
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
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
蘭陵王若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
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
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
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

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亦甚又爲草人以像武
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卧
延宗於地馬鞭過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
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
城下擒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
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
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
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颶鼠
谷乃以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
曰并州阿兄自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爲社
稷莫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
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在并將率咸請
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出死力延宗不
得已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
結蕭牆盜起疆場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
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便祇
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爲德昌元年
以晉昌王唐邕爲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沐

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爲爪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皆笑之乃赫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覆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嗚咽衆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甃石以禦周軍

特進開府那盧安生守太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稍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綦連延長皆死於陣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軍周軍攻東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壓齊人從後斫刺

死者二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
御上士張壽輒牽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
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中焉城東阨曲佛恩
及降者皮子信爲之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
周武帝崩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鬣者不得
時齊人既勝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
周武帝出城饑甚欲爲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
王誼諫以爲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
城內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
詰旦還攻東門尅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
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
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
有何怨惡直爲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
衣帽禮之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絕壁臨水忽有
黑書見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
者改亡爲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聽事見
兩日相連置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勅守并
州明日建尊號不聞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

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既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疆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傅婢苦執諫而止未幾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起收殯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王言竊謂人曰我保定中爲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其言竟信云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床坐太守鄭道蓋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而主人公爲起乃與長命結爲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爲姊妹責其闔家幼長皆有

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淑死尤長安

甲寅五月廿六夜一見

按此

列傳第四

北齊書十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廉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始平王彥德

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

汝南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武成十二王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

潁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
生范陽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
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
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罵紹德曰你父打我時
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之遊豫園
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辨才爲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後封范
陽歷位侍中清都尹好與羣小同飲擅置內參

打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昭信
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爲尚書令
定州刺史周武帝剋并州以封輔相爲北朔州
摠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卒長趙
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
事不果便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
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
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
與靈州刺史表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

興而肆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
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
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
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
奔突厥衆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
拜別者大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爲英雄天
子以紹義重蹠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
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即
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爲天水王他鉢聞
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
陽王作齊帝爲其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
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爲天贊已盧
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
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摠管出兵
于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
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于文恩將
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爲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
城陷素服舉哀迴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

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僞與紹義
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紹義妃渤海封孝
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莫秋無
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
同三司尋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
性麤暴嘗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廐閉門拒之
紹義初爲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
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
亮出後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
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即位在晉
陽羣臣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
又請乃稱太后令立爲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
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
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大寧中封樂陵王河清三

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
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
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
數勅字德胄封以奏帝乃發怒使召百年百年
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解律氏見帝於
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勅字驗與德胄所奏
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遶堂且
走且打所過處血皆遍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
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
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
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
後主時改九院為二十七院掘得一小屍緋袍
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叅竊言百年太
子也或言太原王昭德詔以襄成王子白澤襲
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
入關隨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宮
故得不死隋開皇中卒并州刺史

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南王
彥忠與汝南同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
人生南陽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
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幾樂平王仁
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楊王仁直東海
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夜
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
正嫡故貶爲第二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河
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爲漢陽置後綽始十餘歲
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歛然所殺數
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爲司徒冀
州刺史好裸人使踞爲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
轉定州汲井水爲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遊
獵無度恣情彊暴云學文宣伯爲人有婦人抱
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
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

後主聞之詔鑲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蠍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即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三二升置諸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噓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爲後主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聞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搯殺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齊亡如鄭氏爲周武帝所幸請葬綽勅所司葬於永平陵北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遙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

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寔絕
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初從北宮出將
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
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
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爲趣仗
不得人自言奉勅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
帝大笑以爲善更勅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
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含光殿以視事諸父皆拜
焉帝幸并州儼常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
陽乃還王師羅常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
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爲之下
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玩飾皆與後主同所須
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冰早李還怒曰尊兄已
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
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爲不足儼常患喉使醫
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悞何能率左
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爲劣
有廢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

九列傳四
九
妻等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
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
眼光弈弈數步射人向者蹙對不覺汗出天子
前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
宮五日一朝不復得每日見太后四月詔除太
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督京畿以北城有武庫
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治書侍御史王子
宜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疆說儼
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構何可出北宮入百
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
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
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文
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
連曰奉勅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諮子琮且請
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勅何須重奏伏連信之
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
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
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

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寔合萬死謀廢至尊剝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坐着孫鳳珍宅上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卽入見姊姊卽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疆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疆曰人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帝殺楊遵彥止八十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卽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爲然

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所苦？執其手，彊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辯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彊、都督翟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勲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老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李龍爲澄公所作。儼將脩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計。」何洪珍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舉密迎祖珽，問之。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醜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

右衛大將軍趙元儼誘執儼元儼曰臣昔事先
帝日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儼
為豫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
仁威出獵須早出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
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
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
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
拉殺之時年十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
使啓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
於鄴西贈謚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
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
李祖欽女也進為楚帝后居宣則宮齊亡乃嫁
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
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沉審寬恕帝
常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
尚書令錄尚書事帝行幸摠留臺事積年後主

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
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
檢格位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且慕位清都
尹次河西王仁機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
王仁邕次潁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
瘖疾次丹陽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
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仁邕

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尋後主窮
蹙以廓爲光州貞爲青州仁英爲冀州仁儉爲
膠州仁直爲濟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
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獲免俱徙蜀
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瑄陳叔寶修其本宗
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
善德次買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
夭折齊滅周武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

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間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劍覆敗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剪以至土崩可爲太息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匿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羣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矣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効前人之言可爲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勦絕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

異於是乎

此卷與北史同

甲寅五月廿七朔一見

林

北齊書十二

北齊書十三

列傳第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趙郡王琛 子勸

清河王岳 子勸

趙郡王琛字永寶高祖之弟也少時便弓馬有志氣高祖既匡天下中興初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既居禁衛恭勤慎密率先左右太昌初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封南趙郡公食邑五千戶尋拜驃騎大將軍特進開

萬曆十六年

鄧欽二百九十一

鄧欽二百九十一

鄧欽二百九十一

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永熙二年除使持節都督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琛推誠撫納拔用人士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釁結高祖將謀內討以晉陽根本召琛留掌後事以爲并肆汾大行臺僕射領六州九酋長大都督其相府政事琛悉決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高祖後庭高祖責罰之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滄瀛幽殷并肆雲朔十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太尉尚書令謚曰貞正天統三年又贈假黃鉞左丞相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進爵爲王配饗高祖廟庭子觀嗣

獻小名須拔生三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爲高祖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孃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則魏華山公主也有鄭氏者獻母之從母姊妹之女戲語獻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親游氏獻因問訪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爲怪疑其感疾欲命

醫看之。獻對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覿見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獻具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宮與獻相見，獻前跪拜，因抱頭大哭。高祖甚以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為休務。一日，獻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歔。十歲喪母，高祖親送獻至領軍府為獻發喪，舉聲殞絕。哀感左右，三日水漿不入口。高祖與武明婁皇后慙懃敦譬，方漸順旨。居喪盡禮，持佛象長齋，至于骨立。杖而後起。高祖今常山王共卧起，日夜說喻之，并勅左右不聽進水，雖絕清漱，午後輒不肯食。由是高祖食必喚獻同按，其見愍惜如此。高祖崩，哭泣歐血，及壯將為婚娶，而貌有戚容。世宗謂之曰：我為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樂？獻對曰：自痛孤遺，常深膝下之慕。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世宗為之憫默，勵已勤學，常夜久方罷。武定末，除太子庶子，顯祖受禪，進封爵為南趙郡王，邑一千

二百戶遷散騎常侍。獻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二年，出爲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獻留心庶事，糾擿姦非，勸課農桑，接禮民雋。所部大治，稱爲良牧。三年，加儀同三司。六年，詔獻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六月，獻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冰室，每歲藏冰，長史宋欽道以獻冒犯暑熱，遂遣輦冰倍道追送。正值日中，停軍炎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冰者至。獻謂得水一時之要，獻乃對之歎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冰？非追名古將，實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遐邇稱歎。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返，丁壯之輩各自先歸，羸弱之徒棄在山北，加以飢病，多致僵殞。獻於是親帥所部與之俱還，配合州鄉部分營伍，督帥監領，強弱相持，遇善水草，卽爲停頓，分有餘贍，不足賴以全者，十三四焉。七年，詔以本官都督滄瀛幽安平東燕六州諸軍。

上列五傳五
事滑州刺史八年徵馭赴鄴仍除北朔州刺史
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庫推以西黃河以
東長城諸鎮諸軍事馭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內
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爲兵民所安有無水之處
禱而掘井鑿鍾裁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
玉泉九年車駕幸樓煩馭朝於行宮仍從還晉
陽時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
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顯祖特崇其選乃除
馭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馭後因侍宴顯祖從
容顧謂常山王諱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不
吾用此長史何如諱對曰陛下垂心庶政優賢
禮物須拔進居蟬珥之榮退當委要之職自昔
以來實未聞如此銓授帝曰吾於此亦自謂得
宜十年轉儀同三司侍中將軍長史王如故尋
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太子太保皇建
初行并州事孝昭臨崩預受顧託奉迎世祖於
鄴以功拜尚書令別封浮陽郡公監太史太子
太傅議律令又以討北狄之功封潁川郡公復

拜尚書令攝大宗正卿天統中追贈獻父琛假
黃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謚曰貞昭華陽長公
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授時隆冬盛寒獻
跣步號哭面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
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尚書事突厥嘗侵
軼至并州帝親御戎六軍進止皆令取獻節度
以功復封宣城郡公攝宗正卿進拜太尉監議
五禮獻久典朝政清貞自守譽望日隆漸被踈
忌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世
祖崩葬後數日獻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
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并人
奏太后因出士開為兗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
經驅使欲留過百日獻正色不許數日之內太
后數以為言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謂獻曰
太后意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獻曰吾國家事
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攘非吾志
也况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
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言

詞理懇切太后令酌酒賜獻獻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訖便出其夜獻方寢見一人可長丈五臂長丈餘當門向床以臂壓獻良久遂失所在獻意甚惡之便起坐獨歎曰大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爲太后所殺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獻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豈容令一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橫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久有人曰願殿下勿入慮有危變獻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獻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暮年後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謚焉子整信嗣歷散騎常侍儀同三司好學有行檢少年時因獵墜馬傷腰脚卒不能行起終於長安琛同母弟惠寶早亡元象初贈侍中尚書令都督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天統三年重贈十州都督封陳留

王諡曰**文恭**以**清河王岳**第十子**敬文嗣**
清河王岳字**洪略****高祖**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
魏朝贈太尉諡**孝宣公岳**幼時孤貧人未之知
也長而敦直姿貌凝然沈深有器量初**岳**家于
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于**岳**舍**岳**母**山氏**
嘗夜起見**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覘之乃無燈即
移**高祖**於別室如前所見怪其神異詣卜者筮
之遇乾之大有占之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
造也飛龍九五大人之卦貴不可言**山氏**歸報
高祖後**高祖**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
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間行從之共圖大
計**岳**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悅中興初除散騎
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高**
祖與四胡戰于**韓陵****高祖**將中軍**高昂**將左軍
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舉麾大呼橫衝
賊陣**高祖**方得回師表裏奮擊因大破賊以功
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仍領武衛太昌初除車
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衛封**清河郡公**食

邑二千戶母山氏封爲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時爾朱兆猶據并州高祖將討之令岳留鎮京師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爲僚屬論者以爲美尋都監典書復爲侍學除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詣京畿時高祖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在京師輔政元象二年遭母憂去職岳性至孝盡力色養母若有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哀毀骨立高祖深以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任二年除兼領軍將軍興和初世宗入總朝政岳出爲使持節都督冀州刺史侍中驃騎開府儀同如故三年轉青州刺史岳任權日久素爲朝野畏服及出爲藩百姓望風讙憚武定元年除晉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得綏邊之稱時岳遇患高祖令還并治療疾瘳復令赴職及高祖崩侯景叛世宗徵岳還并共圖取景之計而梁武帝乘間遣其貞陽侯明率衆於寒

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為犄角聲援岳總帥諸
 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等擊明大破之臨陣
 擒明及其大將胡貴孫自餘俘馘數萬景乃擁
 眾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回軍追
 討又破之景單騎逃竄六年以功除侍中太尉
 餘如故別封新昌縣子又拜使持節河南總管
 大都督統慕容紹宗劉豐等討王思政於長社
 思政嬰城自守岳等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為
 思政所獲關西出兵援思政岳內外防禦甚有
 謀算城不沒者三板會世宗親臨數日城下獲
 思政等以功別封真定縣男世宗以為已功故
 賞典弗弘也世宗崩顯祖出撫晉陽令岳以本
 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京師天保初進封清河
 郡王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宗師司州牧五年加大保梁蕭繹為周軍所逼
 遣使告急且請援冬詔岳為西南道大行臺統
 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六年正月師次義陽遇
 荊州陷因略地南至郢州獲梁州刺史司徒陸

萬曆十六年

北齊及後

九百廿八

陳

法和仍剋郢州岳先送法和於京師遣儀同慕容儼據郢城朝廷知江陵陷詔岳旋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績威名彌重而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鍾諸王皆不及也初高歸彥少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肉銜之而未嘗出口及歸彥爲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賴之歸彥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彥奏帝曰清河造宅僭擬帝宮制爲永巷但唯無闕耳顯祖聞而惡之漸以踈岳仍屬顯祖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喚之至宅由其姊也帝懸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爲姦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不用非姦也帝益怒六年十一月使高歸彥就宅切責之岳憂悸不知所爲數日而薨故時論紛然以爲賜鳩也朝野歎惜之時年四十四詔大鴻臚監護喪事贈使持節都督冀定滄瀛趙幽濟七州諸軍太宰太傅定州刺史假黃鉞給輜輶車賄物二千段謚曰

昭武初岳與高祖經綸天下家有私兵并畜戎器儲甲千餘領世宗之末岳以四海無事表求納之世宗敦至親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肺腑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用叔何疑而納之文宣之世亦頻請納又固不許及將薨遺表謝恩并請上甲于武庫至此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配享世宗廟庭後歸彥反世宗知其前譖曰清河忠烈盡力皇家而歸彥毀之間吾骨肉籍沒歸彥以良賤百口賜岳家後又思岳之功重贈太師太保餘如故子勣嗣

勣字敬德夙智早成爲顯祖所愛年七歲遣侍皇太子後除青州刺史拜日顯祖戒之曰叔父前牧青州甚有遺惠故遣汝慰彼黎庶宜好用心無墜聲績勣流涕對曰臣以蒙幼濫叨拔擢雖竭庸短懼忝先政帝曰汝既能有此言吾不慮也尋追授武衛將軍領軍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以清河地在畿內改封樂安王轉侍中尚書右僕射出爲朔州行臺僕射後主晉州敗

太后從玉門道還京師勅勣統領兵馬侍衛太
后時佞幸閹寺猶行暴虐民間雞猪悉放鷹犬
搏噬取之勣收儀同三司荀子溢徇軍欲行大
戮太后有令然後釋之劉文殊竊謂勣曰子溢
之徒言成禍福何容如此豈不慮後生毀謗耶
勣攘袂語文殊曰自獻武皇帝以來撫養士卒
委政親賢用武行師未有折劍今西寇已次并
州達官多悉委叛正坐此輩專政弄權所以內
外離心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斬此卒明日及誅
亦無所恨王國家姻婭須同疾惡返爲此言豈
所望乎太后還至鄴周軍續至人皆恟懼無有
鬪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勣因奏後主曰今所
翻叛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貳請追五品
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即退
焚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
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此亦計之上者
後主卒不能用齊亡入周依例授開府隋朝歷
楊楚光洮四州刺史開皇中卒

史臣曰易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蓋以通塞有期汚隆適道舉世思治則顯仁以應之小人道長則儉德以避之至若負博陸之圖處藩屏之地而欲迷邦違難其可得乎趙郡以跼蹐之親當顧命之重高揖則宗社易危去惡則人神俱泰是用安夫一德同此貞心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慝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虛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影響之速乎清河屬經綸之會自致青雲出將入相翊成鴻業維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高下天保不辰易生悔咎固不可掩其風烈適以彰顯祖之失德云

贊曰趙郡英偉風範凝正天道無親斯人斯命赫赫清河于以經國末路小疵非為敗德

甲寅五月廿七日見

林宗

上列及作三

列傳第六

北齊書十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 弟長壽

襄樂王顯國

上樂王思宗 子元海

平秦王歸彥

武興王普

長樂太守靈山 從况伏護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
起兵於信都以盛爲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
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黃鉞太
尉太師錄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
改封平昌王卒於魏尹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
縣伯進爵爲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陰之戰司
徒高昂失利退永樂守河陽南城昂走趣城西
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爲西軍所擒神

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
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
寄斗酒隻雞不入神武乃以永樂爲濟州仍以
監公正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
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
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
竝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錄尚書事
謚曰武昭無子從兄恩以第二子孝緒爲後襲
爵天保初改封脩城郡王永樂弟長弼小名阿

伽性麤武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人皆呼爲
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
兇暴橫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鬪爲事文宣
竝收掩付獄天恩黨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
百尋爲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
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
謹厚天保元年封襄樂王位右衛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寬和頗有武幹天
保初封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子元
海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脩行釋典文宣許
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絕棄人事志不能固自
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又除
領軍器小志太頗以智謀自許皇建末孝昭幸
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
孝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事成以爾爲皇太
弟及踐祚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爲皇
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恒留濟南於鄴除領軍

庫狄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爲領軍以分武成之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南王孝瑜僞獵謀於野暗乃歸先是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鍾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卽舊中興寺也鳧翁謂雉鷄蓋指武成小字赤雀也道人濟南王小名打鍾言將被擊也旣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爲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彥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王先咨元海并問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別慮武成曰豈我推誠之意耶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卽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牀徐步夜漏未曙武成遽出曰神竿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說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爲限求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當具表去威權大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沈

靜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因逼之荅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勅執豐樂斬歸彥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悅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又召曹魏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潘知占候密謂武成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爲天下主武成拘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晉陽及孝昭崩武成即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爲和士開所譖被捶馬鞭六十責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反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若爲可使出爲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追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爲鄭州刺

史鄴城將敗徵爲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
謀逆伏誅元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噉
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
皆元海所謀及爲右僕射又說後主禁屠宰斷
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思宗弟思好
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爲弟遇之甚薄少
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大將軍本
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
爾擊賊如鷲入鷲羣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
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
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
迎之甚謹光弁倨敖思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
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
辨人之情僞昵近凶狡踈遠忠良遂使刀鋸刑
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劫
掠朝市闇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
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
馬於東門光弁擊鷹於西市駁龍得儀同之號

逍遙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
役思長亂隋趙郡王叡寔曰宗英社稷惟寄左
丞相斛律明月世爲元輔威著隣國無罪無辜
奄見誅殄孤既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
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
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
百官以行臺左丞王尚之爲長史武衛趙海在
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
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
變使唐弼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庫狄士
大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
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
不降以至盡時帝在道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露
布於平都遇斛斯孝卿孝卿誘使食因馳詣行
宮叫已了帝大懼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以
狀自陳帝曰告示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孝
卿而免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剥焚之
烹尚之於鄴市令內參射其妃於宮內仍火焚

殺之思好反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
適思好子故奏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
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死者弟伏闕下訴
求贈兄長鸞不爲通也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徵魏末坐
事當徙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
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爲西域大使得胡師
子來獻以功得河東守尋遂死焉徵於神武舊
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喪以穆同營葬贈司

徒謚曰文宣初徵常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
通而生歸彥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
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
縱好聲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
貌不美而甚驕妬數忿爭密啓文宣求離事寢
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
氏竝爲太妃善事二母以孝聞徵爲兼侍郎稍
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別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
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金

寶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初濟南自晉陽之難，楊愔宣勅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楊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彥歸，彥詐喜，謂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仗拒而不內，歸彥諭之，然後得入。進向柏閣，永巷亦如之。孝昭踐祚，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為司空兼尚書令。

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彥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武成即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其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彥既地居將相，志意盈滿，發言陵侮，旁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上亦尋其前翻覆之跡，漸忌之。高元海舉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上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謂元海曰：至尊

以右丞相登位今為歸彥威名太盛故出之豈
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興州刺史即乾和繕寫
晝日仍勅門司不聽輒入內時歸彥在家縱酒
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
名謝勅令早發別賜錢帛鼓吹醫藥事事周備
又勅武職督將悉送至青陽宮拜而退莫敢共
語唯與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
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事望車駕如晉陽乘
虛入鄴為其郎中令呂思禮所告詔平原王假
韶襲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逼報之
便嬰城拒守先是興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
祖挹別駕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
普興等疑歸彥有異使連名密啓歸彥追而獲
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仍竝不從皆殺之軍已
逼城歸彥登城大叫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
萬眾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今
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
聖上疾忌忠良但為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其

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錄送鄴帝令趙郡王徽私問其故歸彥曰使黃頴小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耶歸彥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於是帝又使讓焉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爲藩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語望活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靈車銜枚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魏時山崩得看角二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二右角與歸彥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額骨三道着幘不安文宣嘗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赫漢其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彥兄歸義之子也性寬和有度量九歲歸彥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遊處天保初封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

司空六年為豫州道行臺尚書令後主奔鄴就
加太宰周師逼乃降卒於長安贈上開府豫州
刺史

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
兵信都終於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謚曰文
宣子懿卒於武平鎮無子文宣帝以靈山從
父兄齊州刺史建國子伏護為靈山後伏護字
臣援粗有刀筆天統初累遷黃門侍郎伏護歷
事數朝怕參機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
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
贈兗州刺史建國侯孫又襲又少謹武平末給
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為太府少卿坐事死
此卷與北史同

列傳第六

北齊書十四

北齊書卷之六

一三五

才

甲寅五月二十日見

林字

列傳第七

北齊書十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竇泰

尉景

婁昭子敬

庫狄干子

韓軌

潘樂

竇泰字世寧大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曾

萬曆十一年刊

二系山

二百二十三

祖羅魏統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
拔陵爲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
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
電光奪目駛雨露洒寤而驚汗遂有娠暮而不
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湔褻產子必易便向水所
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
而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略泰父兄戰歿於鎮
泰身負骸骨歸爾朱榮以從討邢杲功賜爵煥
阿子神武之爲晉州請泰爲鎮城都督參謀軍
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
勲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寮畏懼天平三年
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關爲周
文帝所襲衆盡沒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惠
化尼謠云竇行臺去不回未行之前夜三更忽
有朱衣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
吏皆驚其人入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
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贈大司馬太尉錄尚書
事謚曰武貞泰妻武明婁后妹也泰雖以親見

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子孝敬嗣位儀同三司

尉景字士真善無人也秦漢置尉候官其先有居此職者因以氏焉景性溫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與神武入杜洛周軍中仍共歸爾朱榮以軍功封博野縣伯後從神武起兵信都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鎮鄴尋進封爲公景妻常山郡君神武之姊也以勲戚每有軍事與庫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懷財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庫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爲不剝公神武誠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不答改長樂郡公歷位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耶神武聞之泣詣關曰

臣非尉景無以至今世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
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造之景恚
卧不動叫曰殺我時趣耶常山君謂神武曰老
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為爾汲水舐
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為之屈膝先是景有果
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為墻人相扶
為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
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
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打耶尋授
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遇
疾薨於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勳詔
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追封長樂王
子景少歷顯職性麤武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為
王景以父不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
帝怪遣就宅問之隔門謂使者曰天子不封景
父為王景不如死使云須開門受勅景遂彎弓
隔門射使者使者以狀聞文宣使段韶諭旨景
見韶唯撫膺大哭不荅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

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彖襲爵位司徒
太傅薨于世辯嗣周師將入鄴今世辯出千餘
騎覘候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
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隋
開皇中卒於沂州刺史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第
祖父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
好周給士多歸附之魏大武時以功封真定侯
父內干有武力未仕而卒昭貴魏朝贈司徒齊

受禪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謀屢
帶八尺弓馬冠世神武少親重之昭亦早識人
雄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
險神武將出信都昭贊成大策即以爲中軍大
都督從破爾朱兆於廣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
公又徙濮陽郡公授領軍將軍魏孝武將貳於
神武昭以疾辭還晉陽從神武入洛兗州刺史
樊子鵠反以昭爲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旣死
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橫被殘

賊其君是怨其人何罪遂暫捨焉後轉大司馬
仍領軍遷司徒出爲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
風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寮屬昭舉其
大綱而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師太尉諡曰武
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
武廟庭長子仲達嗣改封濮陽王次子定遠少
歷顯職外戚中偏爲武成愛狎別封臨淮郡王
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位司空趙郡
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賂
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
遠弟季略穆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
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中令告定遠陰與思
好通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三千騎掩之令待御
史趙秀通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遠疑有變
遂縊而死昭兄子叡字佛仁父掖魏南部尚
書叡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爲神武帳內都督封
掖縣子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爲文襄所
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得除領軍將軍別

封安定侯。馭無他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為瀛州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太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彥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為尚書左丞。宋仲英彈奏，經赦乃免。尋為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遣摠偏師赴懸瓠。馭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司馬。子子產嗣位，開府儀同三司。

馭，字善無，人也。曾祖越，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西，隴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遷，因家朔方。子梗，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內。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孝昌元年，北邊擾亂，奔雲中，為刺史。費穆送于爾朱榮，以軍主隨榮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廣平縣公。尋進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子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責黜。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武牢叛，神武討之，以子為大都督。前

驅于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逞食景使騎追饋之時文帝自將兵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未欲南度于決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還為定州刺史不閑吏事事多煩擾然清約自居不為吏人所患遷太師天保初以于元勳佐命封章武郡王轉太宰于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摠大眾威望之重為諸將所伏而最為嚴猛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過度諸公無能面折者于正色責之孝友大慙時人稱善薨贈假黃鉞太宰給輜輶車謚曰景烈于不知書署名為于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並知書于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于敬伏位儀同三司卒于士文嗣士文性孤直雖隣里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章武郡王位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隋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

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
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
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倍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
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迹慶
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貼服道不拾遺凡有細
過必深文陷害之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
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壹匹兩手
各持壹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
所須上異之別齎遺之士文至州發摘姦吏尺
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營
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厲死
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
令人捕擗播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
焜清河令河東趙連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
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蝮虵瞋長史含
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猛獸竟
坐免未幾爲雍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
窺候要貴無乃必死此官及下車執法嚴正不

北齊書卷之七
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妹爲
齊氏嬪有色齊滅後賜薛公長孫覽覽妻鄭氏
妬譖之士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不與相
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爲妻由是
君明士文並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
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
贍之者

韓軌字伯年太安狄郡人也少有志操性深沈
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晉州引爲鎮城都督及
起兵於信都軌贊成大策從破爾朱兆於廣阿
又從韓陵陣封平昌縣侯仍督中軍從破爾朱
兆於赤碭嶺再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
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戶別絹布兩匹州人
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
乃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
在州聚斂爲御史糾劾削除官爵未幾復其安
德郡公歷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王
軌妹爲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渙復以勲庸歷登

台鉉常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在軍暴疾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謚曰肅武皇建初配饗文襄廟庭子晉明嗣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勳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庭處之貴要之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返故紙乎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日使謝病解官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邊因家焉父永有技藝襲爵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為字及長寬厚有膽略初歸葛榮授京兆王時年十九榮敗隨爾朱榮為別將討元顥以功封縣城縣男齊神武出牧晉州引樂為鎮城都將從破爾朱光於廣阿進爵廣宗縣伯累以軍功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東雍地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

可棄也。遂如故。後破周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衆議不同而止。改封金門郡公。文宣嗣事。鎮河陽。破西將楊樹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監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修理。增置兵將。而還鎮河陽。拜司空。齊受禪。樂進璽綬。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文東至。嶠陝道其行。臺侯莫陳崇自齊子嶺趣軹關。儀同楊樹從鼓鍾道出。建州陷。狐公成詔樂。搃大衆禦之。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水與從建州。西趣崇。崇遂遁。又爲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龜。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爲懷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又克安州。除瀛州刺史。仍略淮漢。天保六年。薨於懸瓠。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子子晃嗣。諸將子弟率多驕縱。子晃沈密謹。慈以清淨。自居尚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平末。爲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入。鄴子晃率突騎

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冀州降周授
上開府隋大業初卒

此卷與北史同

甲寅五月廿八夜見

杜

列傳第七

北齊書十五

列傳第八

北齊書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段榮 子韶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
入魏以豪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
府司馬榮少好曆術專意星象正光初語人曰
易云觀於天文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
今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有亂矣或問曰
起於何處當可避乎榮曰構亂之源此地為始

萬曆十六年

七

三百

恐天下因此橫流無所避也未幾果如言榮遇
亂與鄉舊携妻子南趣平城屬杜洛周爲亂榮
與高祖謀誅之事不捷共奔尔朱榮後高祖建
義山東榮贊成大策爲行臺右丞西北道慰喻
大使巡方曉喻所在下之高祖南討鄴留榮鎮
信都仍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時攻鄴未克所
須軍資榮轉輸無闕高祖入洛論功封姑臧縣
侯邑八百戶轉授瀛州刺史榮妻皇后姊也榮
恐高祖招私親之議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行
相州事後爲濟州刺史天平三年轉行秦州事
榮性温和所歷皆推仁恕民吏愛之初高祖將
圖關右與榮密謀榮盛稱未可及滑曲失利高
祖悔之曰吾不用段榮之言以至於此四年除
山東大行臺大都督甚得物情元象元年授儀
同三司二年五月卒年六十二贈使持節定冀
滄瀛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太尉尚書左僕射
謚曰昭景皇建初配饗高祖廟庭二年重贈大
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韶嗣韶字孝先小名

鐵伐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高祖以武明皇后
姊子益器愛之常置左右以爲心腹建義初領
親信都督中興元年從高祖拒尔朱兆戰於廣
阿高祖謂韶曰彼衆我寡其若之何韶曰所謂
衆者得衆人之死強者得天下之心尔朱狂狡
行路所見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卽山之會搢紳
何罪兼殺主立君不悅旬朔天下思亂十室而
九王躬昭德義除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高
祖曰吾雖以順討逆奉辭伐罪但弱小在強大
之間恐無天命卿不聞之也荅曰韶聞小能敵
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尔朱外賊天
下內失善人知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鬪不肖失
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兆戰兆軍潰攻劉
誕於鄴及韓陵之戰韶督率所部先鋒陷陣尋
從高祖出晉陽追尔朱兆於赤碭嶺平之以軍
功封下洛縣男又從襲取夏州擒斛律彌娥突
加龍驤將軍諫議大夫累遷武衛將軍後廻賜
父榮姑臧縣侯其下洛縣男啓讓繼母弟寧安

興和四年從高祖禦周文帝於邙山高祖身
行間爲西魏將賀拔勝所識率銳來逼韶從傷
馳馬引弓反射一箭斃其前驅追騎懼憚莫敢
前者西軍退賜馬并金進爵爲公武定四年從
征玉壁時高祖不豫攻城未下召集諸將共論
進止之宜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
軍劉豐等曰吾每與段孝先論兵殊有英略若
使比來用其謀亦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勢危
篤恐或不虞欲委孝先以鄴下之事何如金等
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仍謂韶曰吾昔與
卿父冒涉險艱同獎王室建此大功今病疾如
此殆將不濟且善相翼佐克茲負荷即令韶從
顯祖鎮鄴召世宗赴軍高祖疾甚顧命世宗曰
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
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五年春高祖崩於晉陽
祕不發喪俄而侯景構亂世宗還鄴韶留守晉
陽世宗還賜女樂十數人金十斤繒帛稱是封
長樂郡公世宗征潁川韶留鎮晉陽別封真定

縣男行并州刺史顯祖受禪別封朝陵縣又封
霸城縣加位特進啓求歸朝陵公乞封繼母梁
氏爲郡君顯祖嘉之別以梁氏爲安定郡君又
以霸城縣侯讓其繼母弟孝言論者美之天保
三年爲冀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有惠政得吏民
之心四年十二月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預招
誘邊民殺害長吏淮泗擾動五年二月詔徵韶
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又陳武
帝率衆將攻廣陵刺史王敬寶遣使告急復有
尹思令衆萬餘人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
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強者從
之霸先等智小謀大政令未一外託同德內有
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敬顯
儁堯雄等圍守宿預自將步騎數千人倍道赴
涇州塗出盱眙思令不虞大軍卒至望旗奔北
進與超達合戰大破之盡獲其舟艦器械謂諸
將士曰吳人輕躁本無大謀今破超達霸先必
走即廻赴廣陵陳武帝果遁去追至楊子柵望

揚州城乃還大獲其軍資器物旋師宿預六月
詔遣辨士喻白額禍福白額於是開門請盟詔
與行臺辛術等議且爲受盟盟訖度白額終不
爲用因執而斬之并其諸弟等竝傳首京師江
淮帖然民皆安輯顯祖嘉其功詔賞吳口七十
人封平原郡王清河王岳之克郢州執司徒陸
法和詔亦預行築層城於新蔡立郭默戍而還
皇建元年領太子太師大寧二年除并州刺史
高歸彥作亂冀州詔與東安王婁叡率衆討平
之遷太傅賜女樂十人并歸彥果園一千畝仍
莅并州爲政舉大綱不存小察甚得民和十二
月周武帝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世
祖自鄴倍道兼行赴救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
距汾河西被風谷時事旣倉卒兵馬未整世祖
見如此亦欲避之而東尋納河間王孝琬之請
令趙郡王盡護諸將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
爲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
之詔曰步人氣勢自有限今積雪旣厚逆戰非

便不如隨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
戰大破之敵前鋒盡殪無復孑遺自餘通宵奔
遁仍令韶率騎追之出塞不及而還世祖嘉其
功別封懷州武德郡公進位太師周冢宰宇文
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宮護聞閻尚存乃因邊境
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隣好時突厥屢犯邊韶軍
於塞下世祖遣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
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
知護外託爲相其實王也既爲母請和不遣一
介之使申其情理乃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
弱如臣管見且外許之待後放之未晚不聽遂
遣使以禮將送護既得母仍遣將尉遲迴等襲
洛陽韶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率衆擊
之軍於邙山之下逗遛未進世祖召謂曰今欲
遣王赴洛陽之圍但突厥在北復須鎮禦王謂
如何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羌闕逼便
是膏肓之病請奉韶南行世祖曰朕意亦爾乃
令韶督精騎一千發自晉陽五日便濟河與大

將共量進止韶旦將帳下二百騎與諸軍共登
邙阪聊觀周軍形勢至大和谷便值周軍即遣
馳告諸營追集兵馬仍與諸將結陣以待之韶
爲左軍蘭陵王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與周人
相對韶遙謂周人曰汝宇文護幸得其母不能
懷恩報德今日之來竟何意也周人曰天遣我
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
來耳周軍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徒
我騎且却且引待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
始交周人大潰其中軍所當者亦一時瓦解投
墜溪谷而死者甚衆洛城之圍亦即奔遁盡弃
營幕從邙山至穀水三十里中軍資器物彌滿
川澤車駕幸洛陽親勞將士於河陰置酒高會
策勲命賞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除左
丞相永昌郡公食滄州幹武平二年正月出晉
州道到定隴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
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
同往捍禦以三月暮行達西境有栢谷城者乃

敵之絕險石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寇邊右丞相斛律光先率師出討韶亦請行五月攻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塹斷絕行道韶乃密抽壯士從北襲之又遣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令內外相應度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獲其儀同若干顯寶等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二面地險不可攻就令得之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路破服秦併力以圍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以爲然六月從圍定陽其城主開府儀同楊範固守不下韶登山望城勢乃縱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大斬獲首級時韶病在軍中以子城未克謂蘭陵王

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竝無走路唯恐東面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韶疾甚先軍還以功別封樂陵郡公竟以疾薨上舉哀東堂贈物千段温明祕器輜輶車軍校之士陣衛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朔并定趙冀滄齊兗梁洛晉建十二州諸軍事相國大尉錄

尚書事朔州刺史謚曰忠武韶出總軍旅入參帷幄功既居高重以婚媾望傾朝野長於計略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臨敵之日人人爭奮又雅性温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世勲貴之家罕有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間行有皇甫氏魏黃門郎元瑀之妻弟謹謀逆皇甫氏因沒官韶美其容質上啓固請世宗重違其意因以賜之尤畜於財雖親戚故舊略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

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杯
酒長子懿嗣懿字德猷有姿儀頗解音樂又善
騎射天保初尚潁川長公主累遷行臺右僕射
兼殿中尚書出除兗州刺史卒子寶鼎嗣尚中
山長公主武平末儀同三司隋開皇中開府儀
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大業初卒於饒州刺史韶
第二子深字德深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保中
受父封姑臧縣公大寧初拜通直散騎侍郎二
年詔尚永昌公主未婚主卒清河三年又詔尚

東安公主以父頗著大勳累遷侍中將軍源州
大中正食趙郡幹韶病篤詔封深濟北王以慰
其意武平末徐州行臺左僕射徐州刺史六周
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韶第三子德舉武平末
儀同三司周建德七年在鄴城與高元海等謀
逆誅韶第四子德衡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隆
化時濟州刺史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韶第七子
德堪武平中儀同三司隋大業初汴州刺史卒
於汝南郡守榮第二子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魏

武定末起家司徒參軍事齊受禪其兄韶以別封霸城縣侯授之累遷儀同三司度支尚書清都尹孝言本以勳戚緒餘致位通顯至此便驕奢放逸無所畏憚曾夜行過其賓客宗孝王家宿喚坊民防援不時應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遊為其夫覺復恃官勢拷掠而殞時苑內須果木科民間及僧寺備輸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內及園中須后差車牛從漳河運載復分車廻取事悉聞徹出為海州刺史尋以其兄故徵拜都官尚書食陽城郡幹仍加開府遷太常卿除齊州刺史以贓賄為御史所劾屬世祖崩遇赦免拜太常卿轉食河南郡幹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為助除兼侍中入內省典機密尋即正仍吏部尚書孝言既無深鑒又待物不平抽擢之徒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忽於眾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荅惟厲色遣下而已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共構祖珽

之短及**瑛**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選舉
恣情用捨請謁大行勅濬京城北隍**孝言**監作
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卿
鄭孝裕尚書左民郎中**薛叔昭**司州治中**崔龍**
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臨漳令**崔**
象成安令**高子微**等並在**孝言**部下典作日別
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壽或自陳屈
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爲已任皆隨事
報答或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用人
士咸是麤險放縱之流尋遷尚書左僕射特進
侍中如故**孝言**富貴豪侈尤好女色後娶婁定
遠妾**董氏**大耽愛之爲此內外不和更相糾列
坐爭免官徙**光州**隆比敗後有勅追還**孝言**雖
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
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畢盡歡洽雖草萊
之士粗閑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賤
者亦時有乞遺世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授
開府儀同大將軍後加上開府

史臣曰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來之會功伐之
地亦足稱焉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出當闔
外或任以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眉壽屬亭候
多警為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
不逾實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
餗其可得也語曰率性之謂道此其效歟

中道五月廿九夜一見

林石

列傳第八

北齊書十六

列傳第九

北齊書十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斛律金 子光

斛律金字阿末敦朔州勅勒部人也高祖倍侯
利以壯勇有名塞表道武時率戶內附賜爵孟
都公祖幘地斤殿中尚書父那瓌光祿大夫第
一領民酋長天平中金貴贈司空公金性敦直
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
知軍度遠近初為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茹

茹主阿那瓌還北瓌見金射獵深歎其工後瓌
入寇高陸金拒擊破之正光末破六韓拔陵構
逆金擁衆屬焉陵假金玉號金度陵終敗滅乃
統所部萬戶詣雲州請降即授第二領民酋長
稍引南出黃瓜堆爲杜洛周所破部衆分散金
與兄平二人脫身歸介朱榮榮表金爲別將累
遷都督孝莊立賜爵阜城縣男加寧朔將軍屯
騎校尉從破葛榮元顥頻有戰功加鎮南大將
軍及尔朱兆等逆亂高祖密懷匡復之計金與
婁瑊庠狄干等贊成大謀仍從舉義高祖南攻
鄴留金守信都領恒雲燕朔顯六州大都督委
以後事別討李脩破之加右光祿大夫會高祖
於鄴仍從平晉陽追滅介朱兆太昌初以金爲
汾州刺史當州大都督進爵爲侯從高祖破紇
豆陵於河西天平初遷鄴使金領步騎三萬鎮
風陵以備西寇軍罷還晉陽從高祖戰於沙苑
不利班師因此東雍諸城復爲西軍所據遣金
與尉景庠狄干等討復之元象中周文帝復大

舉向河陽高祖率衆討之使金徑往太州爲掎
角之勢金到晉州以軍退不行仍與行臺薛循
義共圍喬山之寇俄而高祖至仍共討平之因
從高祖攻下南絳邵郡等數城武定初北豫州
刺史高仲密據城西叛周文帝入寇洛陽高祖
使金統劉豐大汗步陸等步騎數萬守河陽城
以拒之高祖到仍從破密軍還除大司馬改封
石城郡公邑一千戶轉第一領民酋長三年高
祖出軍襲山胡分爲二道以金爲南道軍司由
黃櫨嶺出高祖自出北道度赤嶺會金於烏
突戍合擊破之軍還出爲冀州刺史四年詔金
率衆從烏蘇道會高祖於晉州仍從攻玉壁軍
還高祖使金總督大衆從歸晉陽世宗嗣事侯
景據潁川降於西魏詔遣金帥潘樂薛孤延等
回守河陽以備西魏使其大都督李景和若干
實領馬步數萬欲從新城赴援侯景金率衆停
廣武以要之景和等聞而退走還爲肆州刺史
仍率所部於宜陽築楊志百家呼延三戍置守

備而還侯景之走南豫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
入據潁川世宗遣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等率眾
圍之復詔金督彭樂可朱渾道元等出屯河陽
斷其奔救之路又詔金率眾會攻潁川事平復
使金率眾從瑯坂送米宜陽西魏九曲戍將馬
紹隆據險要鬪金破之以功別封安平縣男顯
祖受禪封咸陽郡王刺史如故其年冬朝晉陽
宮金病帝幸其宅視疾賜以醫藥中使不絕病
愈還州二年就除太師帝征奚賊金從帝行軍

還帝幸肆州與金宴射而去四年解州以太師
還晉陽車駕復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
作樂極夜方罷帝忻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爲武
衛大將軍因謂金曰公元勳佐命父子忠誠朕
當結以婚姻永爲蕃衛仍詔金孫武都尚義寧
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
及諸王等皆從其見親待如此後以茹茹爲突
厥所破種落分散慮其犯塞驚擾邊民乃詔金
率騎二萬屯白道以備之而虜帥豆婆吐久備

將三千餘戶密欲西過候騎還告金勒所部追擊盡俘其衆茹茹但鉢將舉國西徙金獲其候騎送之并表陳虜可擊取之勢顯祖於是率衆與生共討之於吐賴獲二萬餘戶而還進位右丞相食齊州幹遷左丞相肅宗踐阼納其孫女爲皇太子妃又詔金相見聽步挽車至階世祖登極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爲太子妃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并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

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之盛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妬人女若無寵天子嫌人我家直以立勲抱忠致富貴豈可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天統二年薨年八十一世祖舉哀西堂後主又舉哀於晉陽宮賜假黃鉞使持節都督朔定冀并瀛青齊滄幽肆汾十二州諸軍事相國太尉公錄尚書朔州刺史東酋長王如故贈錢百萬謚曰武子光嗣

光字明月少工騎射以武藝知名魏末從金西
征周文帝長史莫孝暉時在行間光馳馬射中
之因擒於陣光時年十七高祖嘉之即擢爲都
督世祖爲世子引爲親信都督稍遷征虜將軍
累加衛將軍武定五年封永樂縣子嘗從世宗
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引弓射之
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乃大
鵬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邢子高
見而歎曰此射鵬手也當時傳號落鵬都督尋
兼左衛將軍進爵爲伯齊受禪加開府儀同三
司別封西安縣子天保三年從征出塞光先驅
破敵多斬首虜并獲雜畜還除晉州刺史東有
周天柱新安牛頭三戍招引亡叛屢爲寇竊七
年光率步騎五千襲破之又大破周儀同王敬
備等獲口五百餘人雜畜千餘頭而還九年又
率衆取周絳川白馬澮文翼城等四戍除朔州
刺史十年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二月率騎一
萬討周開府曹廻公斬之柏谷城主儀同薛禹

生棄城奔遁遂取文侯鎮立戍置柵而還乾明
元年除并州刺史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時樂
陵王百年爲皇太子蕭宗以光世載醇謹兼著
勳正室納其長女爲太子妃大寧元年除尚書
右僕射食中山郡幹二年除太子太保河清二
年四月光率步騎二萬築勳掌城於軹關西仍
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三戍三年正月周遣將達
奚成興等來寇平陽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興
等聞而退走光逐北遂入其境獲二千餘口而

還其年三月遷司徒四月率騎北討突厥獲馬
千餘疋是年冬周文帝遣其柱國大司馬尉遲
迴齊國公宇文憲柱國庸國公可叱雄等衆稱
十萬寇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赴擊戰於邙山
迴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斬捕首虜三千餘級
迴憲僅而獲免盡收其甲兵輜重仍以死者積
爲京觀世祖幸洛陽策勳班賞遷太尉又封冠
軍縣公先是世祖命納光第二女爲太子妃天
統元年拜爲皇后其年光轉大將軍三年六月

父喪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其弟羨並復前任秋
除太保襲爵咸陽王并襲第一領民酋長別封
武德郡公徙食趙州幹遷太傅十二月周遣將
圍洛陽壅絕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
三萬討之軍次定隴周將張掖公宇文桀中州
刺史梁士彥開府司水大夫梁景興等又屯鹿
盧交道光擐甲執銳身先士卒鋒刃纔交桀衆
大潰斬首二千餘級直到宜陽與周齊國公宇文憲申國公擒跋顯敬相對十旬光置築統關

豐化二城以通宜陽之路軍還行次安鄴憲等
衆號五萬仍躡軍後光縱騎擊之憲衆大潰虜
其開府宇文英都督越勤世良韓延等又斬首
三百餘級憲仍令桀及其大將軍中部公梁洛
都與景興士彥等步騎三萬於鹿盧交塞斷要
路光與韓貞孫呼延族王顯等合擊大破之斬
景興獲馬千疋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冬光
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
顯敬等相持憲等不敢動光乃進圍定陽仍築

南汾城置州以逼之夷夏萬餘戶並來內附二年率衆築平隴衛壁統戎等鎮戎十有三所周柱國抱罕公普屯威柱國韋老寬等步騎萬餘來逼平隴與光戰於汾水之北光大破之俘斬千計又封中山郡公增邑一千戶軍還詔復令率步騎五萬出平陽道攻姚襄白亭城戎皆獲之獲其城主儀同大都督等九人捕虜數千人又別封長樂郡公是月周遣其柱國紇干廣略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大戰於城下乃取

周建安等四戎捕虜千餘人而還軍未至勅令便放兵散光以爲軍人多有勳功未得慰勞若即便散恩澤不施乃密通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仍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光左丞相又別封清河郡公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尔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適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已賂光

從奴而問之曰相王瞋孝徵耶曰自公用事相
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
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
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足以擬
寇難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祖穆積怨
周將軍韋孝寬忌光英勇乃作謠言令間諜漏
其文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
山不摧自崩榭樹不扶自豎祖珽因續之曰盲
眼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

歌之於路提婆聞之以告其母今營營以饒舌
斥已也盲老公謂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啓
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
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帝以
問韓長鸞鸞以爲不可事寢祖珽又見帝請問
唯見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即欲施行長鸞
以爲無此理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
既有此意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珍
言是也猶豫未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

光前西討，還勅令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遣使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啓云：軍逼帝京，會帝前所疑意，謂何洪珍云：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至怯，懷恐即變。發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從。命珽因云：正尔召之，恐疑不肯入。宜遣使賜其一駿馬。語云：明日將往東山遊觀，王可乘此馬同行。光必來奉謝，因引入執之。帝如其言，頃之

光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拉而殺之。時年五十八。於是下詔稱光謀反，今已伏法。其餘家口竝不須問，尋而發詔盡滅其族。光性少言，剛急嚴於御下，治兵督衆，唯杖威刑，版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暴。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隣敵所懾憚。罪旣不彰，一旦屠滅，朝野痛惜之。周武帝聞光死大喜，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能至鄴。光有四子，長子武都歷位，特進太子太保，開府儀同

三司梁究二州刺史所在並無政績唯事聚斂
侵漁百姓光死遣使於州斬之次須達中護軍
開府儀同三司先光卒次世雄開府儀同三司
次恒伽假儀同三司並賜死光小子鍾年數歲
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隋開皇中卒於驃騎將
軍

美字豐樂少有機警尤善射藝高祖晃而稱之
世宗擢爲開府參軍事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
加安西將軍進封大夏縣子除通州刺史顯祖
受禪進號征西別封顯親縣伯河清三年轉使
持節都督幽安平南北營東燕六州諸軍事幽
州刺史其年秋突厥衆十餘萬來寇州境美摠
率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威甚整遂不敢戰即
遣使求款慮其有詐且喻之曰尔輩此行本非
朝貢見機始變未是宿心若有實誠宜速歸巢
穴別遣使來於是退走天統元年夏五月突厥
木汗遣使請朝獻美始以聞自是朝貢歲時不
絕美有力焉詔加行臺僕射美以北虜屢犯邊

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拒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又導高粱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邊儲歲積轉漕用省公私獲利焉其年六月丁父憂去官與兄光竝被起復任還鎮燕薊三年加位特進四年遷行臺尚書令別封高城縣侯武平元年加驃騎大將軍時光子武都爲兗州刺史羨歷事數帝以謹直見推雖極榮寵不自矜尚至是以合

門者盛深以爲憂乃上書推讓乞解所職優詔不許其年秋進爵荆山郡王三年七月光誅敕使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人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獨孤永業便發定州騎卒續進仍以永業代羨伏恩等既至門者白使人衷甲馬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見之伏恩把手遂執之死於長史廳事臨終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世達世遷世辨

世西伏護餘年十五已下者宥之美未誅前忽
令其在州諸子自伏護以下五六人鎖頸乘驢
出城合家皆泣送之至門日晚而歸吏民莫不
驚異行燕郡守馬嗣明醫術之士為美所欽愛
乃竊問之荅曰須有襁厭數日爾有此變美及
光竝少工騎射其父母日令其出畝還即較所
獲禽獸光所獲或少必麗龜達腋美雖獲多非
要害之所光常蒙賞美或被捶撻人問其故金
荅云明月必背上着箭豐樂隨處即下手其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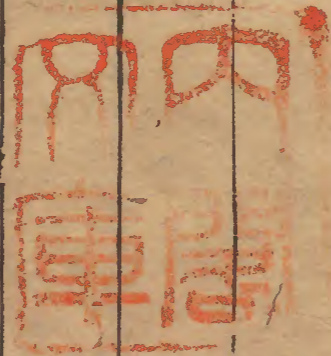
雖多去兄遠矣聞者咸服其言金兄平便弓馬
有幹用魏景明中釋褐殿中將軍遷襄威將軍
正光末六鎮擾亂隸大將軍尉廩北討軍敗為
賊所虜後走奔其弟金於雲州進號龍驤將軍
與金擁衆南出至黃瓜堆為杜洛周所破部落
離散及歸爾朱榮待之甚厚以平襲父爵第一
領民酋長高祖起義以都督從稍遷平北將軍
顯州刺史加鎮南將軍封固安縣伯尋進為侯
行肆州刺史周文帝遣其右將軍李光據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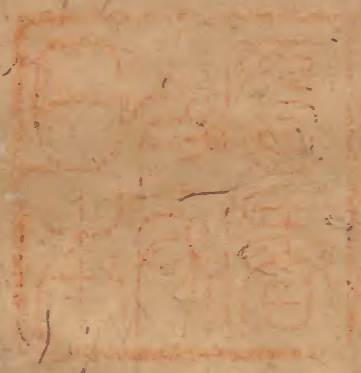
州平以偏師討擒之出為燕州刺史入兼左衛
將軍領眾一萬討北徐賊破之除濟州刺史侯
景度江詔平為大都督率青州刺史敬顯雋左
衛將軍庫狄伏連等略定壽陽宿預三十餘城
事罷還州加開府進位驃騎大將軍進爵為公
顯祖受禪別封美陽侯行兗州刺史以黷貨除
名後除開府儀同三司廢帝即位拜特進食滄
州樂陵郡幹皇建初封定陽郡公拜護軍後為
青州刺史卒贈太尉

史臣曰斛律金以高祖撥亂之始翼成王業忠
款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觀
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雖
為威權之重蓋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
沈毅之姿戰術兵權暗同韜略臨敵制勝變化
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四紀以高祖霸王之期
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鋒而大寧
以還東隣侵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
鏡而用武成并吞之壯氣斛律治軍誓眾式遏

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
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啓關之策而世亂讒勝加
以震主之威主暗時難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
之爲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
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
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爲強鄰報讎嗚呼後
之君子可爲深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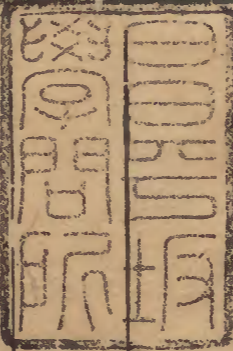
贊曰趙趙咸陽邦家之光明月忠壯仍世將相
聲振關右勢高時望迫此威名易與讒訥始自
工言終斯交喪





北齊列傳九
甲寅五月晦一見

林孝生



列傳第九

北齊書十七

